

青春組・散文類

佳作



莊智捷

善於在生活中發現故事，習慣在夢裡找未來，普通的高中生。沒什麼拿得出手的成績，但論積極度，上課時被文字填滿滿的筆記本是見證人。

生病

好湊巧，她吃完蛋糕的隔天，我生病了。

我不敢看，便跑出房間，在走廊上不耐地滑著手機。媽媽說一會再回來沒關係，估計要整理很久。

醫院裡的走廊很空蕩，亮著幾盞燈，只有我們一家坐在那裡，小小的蜷縮著，像是找不到回家路的小孩。誰說不是呢？爸爸和叔叔們，確實是少了能牽他們回家的那雙手。

病房門突的開了，我只看到空蕩的病床……歐不！上面還躺著她！瘦到甚至看不到，那微弱的弧線虛弱地從頭部起飛，在乾癟的腹部降落。最後，順著空洞的大腿骨架，飛向了那片深灰的天空。是啊！又一次提醒我，她走了。

她靜靜的躺著，任由我們帶著她一路往下，下到地下室去。祝禱室的燈暗得可以，我想她不會滿意，畢竟她總是要把家裡開得亮亮的，夜裡也總是要留上小夜燈，擔心自己摔倒。角落有臺小收音機，不停地放著阿彌陀佛，牆上掛著三菩薩，邊上的木板滑上能變成一個十字架，中西皆宜。

我從來沒經歷過這些，只是跟著長輩們一聲一聲的念著，也不敢去看床上躺的人，深怕自己的不虔誠被發現。

「我還要上課，先走了。」哥哥拿起包，頭也不回走出黯淡的地下室。我看著關起的門，有一瞬間以為自己會被關一輩子，頭也不由得痛了起來。實在是太痛了，好像周遭的空氣都擠壓著大腦，過於沈悶的氣氛又讓人喘不過氣。是不是我還是被揭穿了，所以她要懲罰我？我不知道，匆匆跟媽媽說一聲後我也跑了出去，坐在外面的大廳，看許許多多的病患穿著條紋病號服走過。她最討厭那種衣服了，寧願只穿著上衣也不要套上那件跟浴衣沒什麼兩樣的東西，這讓她覺得自己很無力、很無望。

可是她走了，就沒人替她煩惱這些了。

好不容易熬過了八點，禮儀公司的人拿著白布袋，像捆一扎稻草一樣，用束縛帶將她牢牢捆住。這時的她已不像個人了，靈魂飛走了，剩下的就只是一個毫無意義的物件。我坐上爸爸的車，先一步回了老家，一個小時的距離彷彿走了一個世紀，我們都很沉默，我不由地懷疑她是不是把聲音一併帶走了。但媽媽隱約的哭聲打破了我的質疑，她沒帶走震動聲帶的空氣，只是把閒聊的心情悄悄的封進自己再也不會張開的口。

叔叔砸破了瓷白的杯子，我跪在門口，天氣還是很冷。載著她的車半開著門，聽說剛剛那杯水就是為她裝的，摔碎，也是。時針指向了十點，爺爺讓我明天也請假，正好送她在靈堂安位。我回家了，沒有像舅舅走時一樣做噩夢，反而睡得很好。

隔天的天氣好得不像話，明明她走前幾乎天天都是雨天。

生命園區的靈堂不大，我們一家九人跪成三排便十分擁擠。那道士拿著奇異筆寫她的牌位，字跡醜到不堪入目，我多想搶過他的筆替她書寫，至少愛美的她會認為這是件好事。但我不敢，就算他因拿著的不是毛筆而顯得不夠專業，我也不敢做這樣不講理的事。

「來，平時怎麼叫她的就大聲喊，這樣她才知道要來！」我的聲音好小，小得聽不見。

所有人坐在靈堂的角落摺著金元寶、紙蓮花，身邊是買來的房屋、收音機、堂姑做的香奈兒包包。多好，她可能會是全地府最有錢的鬼了，想花錢買官做都有可能。我多希望她做了官，能順便保佑我考上好大學。我的心聲這麼大聲，希望她在那邊多了讀心術的超能力。

因為她是病逝，要替她做藥懺，我每個週末放學了就要到靈堂摺蓮花元寶，大

家都說這很緊急，但我更急，我急的是必須請假那天的英文段考、急的是考試範圍裡有我根本沒上到的地方。我的聲音好小，在所有有志一同的贊成裡毫不起眼。

藥懺那天我們都穿著黑袍子，很多人穿過的霉味和汗味在上頭熏得我頭昏眼花，隔壁老先生的孝女白琴式作法會的聲音穿透隔音很差的牆傳進來，前頭法師怕我們聽不見也念得愈發大聲、法器敲得震天響。我頭痛得可以，腳也因久站而難受，一個下午，我以為我也要生病了。

「我把這個藥壺砸掉，代表她的病全好了！」碰的一聲，空氣裡蔓延開的藥味，驅散了所有人心裡的那場急性感冒。她即將走了，也即將留下那種哽在喉嚨裡的痰被大力咳出的爽快感。

我突然又想起，阿嬤的忌日跟生日竟然是同一天，不愧是有強迫症的人，活也要活得這麼完整。我笑著向大家說了我的看法，我們一起在阿嬤的遺照前大笑。

看，她連笑聲也一起還我們了！

* 評審評語

死亡是散文常見的題材，然而作者在面對祖母過世的場景，卻能不流於俗套的哀傷，而用黑色戲謔的筆法，寫出了人生難以言喻的哀傷，以及死亡所帶來的對生命的困惑，甚至反思。結尾的笑，更是韻味深長，點出了生命荒謬的本質。

——
郝譽翔

* 得獎感言

感謝師長在我選擇文學這條路上給予了無盡的關愛，感謝雪山給我勇於向困難挑戰的勇氣，感謝自己撐過了生命最黯淡無光的歲月。

人生短暫，願無悔。